



余烬中,烟几根嫩玉米,几颗核桃、花生,几块土豆、红薯、烫烫地、香心地啃食,任荆柴灰蹭黑了嘴脸,也乐此不疲。父亲常拍着胸脯,对母亲说:“这荆条柴,你可劲儿烧,保管到我老得进不了山了,还能烧五年。”

百家笔会

荆条香起故园情

□ 张金刚

了。菜园地里种的黄瓜、豆角等,全靠一根根架梢相对交叉搭起的架子攀爬藤蔓。藤蔓依附在架梢上,自由快活地缠绕、攀高、伸展;开花、坐果、成熟;结出一根根翠绿或嫩白的黄瓜,一嘟噜一嘟噜鲜灵灵的长豆角、短豆角。待到蔬菜罢园,架梢便完成了这一季的使命,被摺在一角,等来年暮春列队登场。

那些长长的、直溜的、稍细的荆条,父亲会用镰刀在分叉处砍下,削净没用的细枝叶片,一根根扎成捆,挑回家,晾起来,以待编筐。冬闲,连日晴朗,父亲取出两捆荆条,泡在池塘里。几日捞起,荆条变得绵软、柔韧,刚刚好。小院内,父亲摆开阵势,耐心细致地凭借多年经验,用一根根荆条编出一只只精美耐用的篮子、筐子、篓子……盛装一年的收成。

荆条满山都是,坚而韧,做柴火最好不过。几十年,不知父亲进山多少次,只记得院墙外的柴垛里的荆条柴,总也取不尽,烧不完。高高的、整齐的柴垛,是一种荣耀,堆起了父亲的功劳,更预示着一家三餐灶膛无忧。细柴,火焰狂舞;粗柴,火力十足。炒菜,炖肉,蒸馒头,做豆腐,都可。荆条在灶内“噼啪”作响,饭菜在锅里香气四溢,撑起了寻常百姓家殷实自足的烟火日子。余烬中,烟几根嫩玉米,几枚核桃、花生,几块土豆、红薯,烫烫地、香心地啃食,任荆柴灰蹭黑了嘴脸,也乐此不疲。父亲常拍着胸脯,对母亲说:“这荆条柴,你可劲儿烧,保管到我老得进不了山了,还能烧五年。”

除此,父亲还会砍根“Y”形的荆条,给我做弹弓架;砍些“V”形的荆条,做麻绳的吊钩;砍根强壮的荆条,

做镰刀把儿;砍些根稍粗的荆条,做搅玉米面疙瘩用的长筷……有时下地干活儿带饭,随手折两根荆条做筷子;有时削根别致的荆条,打磨漂亮,做母亲编发的荆钗;有时偶遇枯死的荆条,掘出老根,稍做加工,便偶得一件精美根雕;有时雨后扒拉荆条下的苔藓,寻找墨绿的地皮菜,与鸡蛋一起炒出喷香的山珍美味;有时采集风干的荆条籽,装入枕头,可清热镇静,祛风安神……细想起来,荆条还真是根深蒂固地融入了日常生活呢!

乡亲们有条约定俗成的规矩:房前屋后、村庄附近的荆条,要与其他树木一样,修剪修剪可以,不得乱砍;即便远山的,也不得滥伐,保证其固沙,防风,护坡,蓄水,绵延不绝,青山不老。有次,到一个名叫“抬头湾”的古村采风。攀上一路有高大荆条树撑起浓荫的山路,拜访著名作家丁玲1947年在此暂住时,小坐沉思的八百年古栎树。头顶栎树,身体荆条,远望大河,文思泉涌。想必,抬头湾村民定是同样遵循这规矩,将荆条树与古栎树一同保护了下来,才得以让我有了与丁玲穿越同一片荆条的时光。

岁月静默,父亲曾进出几十年的远山,已鲜有人问津。得到休养生息的荆条,想必已参天成树,融入了无边的大海之中。

探幽山谷。我为邂逅那远山、近前的茂密荆条而欣喜,为重逢那久违、熟稔的满谷荆条香而沉醉。漫步丛间,轻触荆条,清香满怀。恍惚间,似在我的故乡与山谷、儿时与现实间穿行。我亦愿化作一株不择土而生、任风雨阴晴的荆条,低矮却根深向上,卑微却挺拔刚韧,普通却利利益益,幽居却志坚香远。

天涯诗海

放下

■ 张正

我放下了,我放下了凡尘的一切,从此这个世界上,我像羽毛一样的轻。

请不要嘲笑我微不足道,我并没有随风飘摇。我不是枯黄的落叶,打着旋儿,一味地坠落,而失去自己的方向。

我不可能放下自己原本就不值一提的重量,那是我几十年的修为。那是我一生的期望。那是我生命的压舱石——一直稳稳地托着我的航向。

我放下了,放下了我不得不放下的。我又掀起了这年纪不该有的梦想。我负重前行,目光专注,汲取继续成长营养。

向日葵的微笑

■ 李昌林

向日葵开盘圆的笑迎着太阳每天的升升落落,渴望长成太阳的模样。在金灿灿的秋日里,亭亭玉立成故乡朴实憨厚的样子。

从不奢望别人的赞赏,层层包裹小心翼翼地初心十颗,百颗,千万颗,心整整齐齐,籽粒饱满,挤满这个丰硕的秋天。

在微风中颌首笑展,竖挺着,笔直的脊梁,纵然注定终生不能为花,就让我,平淡为葵。

恋着太阳下的风和日丽,爱着脚下厚实的土地,站着就要顶天立地,倒下能与大地紧紧相依。

即便枯萎老去,也要期待来年的春天,成为太阳种下的第一个发芽的孩子。

丫字路口

■ 廖日春

这丫字路口,又是人生的一个抉择。左是奔赴大海,右是通达高原。站在高原,眺望海的波澜壮阔。身在大海,仰望山的巍峨壮观。

如果人生非要做一个选择,那就放弃初始的规划,关掉设置的导航,随心而走。不要在平穷途末路,举起这“丫”就是大写的人,提升尊严。鲜花与祭旗不是人生的本真。

乡村韵味

阳光的味道

□ 周伟

手上很滑润,有光泽,好听话。我从奶奶手上把瓜拿了过来,说,它肯定委屈。准是那朵童谣花早早地谢了,它心里烦恼苦啊!

奶奶的笑僵了一下,我瞬间看见苦瓜的皱纹在她的脸上闪了一下。我的猜想不久便得到了证实。奶奶摘下那瓜做菜,一片刚夹到我的嘴里,我就嚷了起来:“苦,苦死了!”从此,我再也不肯吃苦瓜。

后来有一回,奶奶用一个红辣椒糖诱惑我就范。奶奶笑着说:“多嚼几片,然后,回味回味。”

奶奶手中的红辣椒糖在我眼前晃荡。我夹了一片又一片苦瓜,放在嘴里。我想那时我是闭了眼的。味还是苦。当苦味渐渐淡去时,一种微凉并略带甘甜的味儿便升到了舌尖、口腔,随后就觉得清爽、痛快和惬意。肉厚脆甜,味道清香绵长。

奶奶还说,别看它有些苦,能除邪热,解劳乏。

我并不管奶奶说的,只是想着,这瓜,以苦味得名,能食能医,只是苦了它自己。

奶奶对苦瓜情有独钟,变着法儿给我烹调苦瓜:素炒如青菜,油煎如荤菜,还可熬成苦瓜瘦肉汤,鸡蛋炒苦瓜……最妙的要数苦瓜肉丸,将苦瓜瓜切成一寸长的筒块,挖去瓜瓤,放入沸水中用旺火煮至半生时捞出滤干水分;再将瘦肉剁烂,加入葱花、盐,掺入薯粉,拌和作馅;把粉团肉馅塞入空心的苦瓜筒块中,再入油锅煎,待筒块两面的粉团肉馅略呈黄色

四季回音

乡间初秋

□ 郭江华

勤劳的父老乡亲脸上绽出醉心的微笑,快乐着、忙碌着,把镰刀的心愿磨成雪亮的锋刃,把辛劳的欢愉织成待装的粮袋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,农忙的节奏悄悄地融入初秋,融入田野间深邃而朴素的画面。于是命中注定——初秋温暖对面的田间,难得片刻的平静。

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这深入骨髓的传统和习惯,在初秋更是生动。父老乡亲把田野小心翼翼地放在心上,不疲倦地操持。于是晨露知道,晚霞看见,那躬身忙碌的身影和田野,一起让乡间的初秋一天一天诗意地丰盈起来。

春华秋实,这是丰硕的果实使生活丰满起来的季节。于是,乡间的初秋,到处流淌着期盼,流淌着充盈,流淌着快乐,流淌着祥和……

时,掺入汤、姜、大蒜头一并煮熟,起锅前放盐与味精。苦瓜清凉,瘦肉鲜甜,色香味美。

此后,我更是日日都要去瓜架下看那些宝贝疙瘩了。奶奶依旧天天坐在阳光下的禾坪上。瓜架下的瓜一日日变大,青皮愈来愈黄了。

有一天,我看见了一条瓜裂开了很大的口,露出了里面的红瓤。我马上摘下,立马送到奶奶的面前。

奶奶随着裂口把瓜完全撕开,露出更多更漂亮的红瓤里子。奶奶撕了一块红瓤放到我的嘴里,笑着看我,说:“你尝尝看。”我不敢大嚼,只是用舌头舔了一下,竟然,很甜!

我不禁替这瓜感叹:想不到,它在最后竟是以爆炸自己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鲜艳和甘甜!

我发觉自己在太阳光下迅速地成长,当然这成长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在味道上的成长。我对味道愈来愈有感觉、经验了。

比如对苦瓜,我就慢慢体味出苦味之后,着实可去烦消渴通便,清心明目益气。更有感动处,苦瓜是苦的,情爱是苦的,人生是苦的,真正体味出,总会苦尽甘来。

许多年后,奶奶葬在了她的苦瓜架旁,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

那天,我才完全地知道奶奶是个苦了一辈子的人。她儿时父母早亡,八岁开始给人做帮工……

在大伙的印象中,奶奶总是坐在屋前的禾坪上,一脸阳光地招呼着来来往往、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。搬个



凳子,要你坐;端杯茶水,要你喝。带个东西捎个口信,她都代劳,且负责得很,从不出错。下雨天,她要借把雨伞给你;炎炎烈日,她要借顶草帽或斗笠给你,随你什么时候来还。碰上吃饭的时候,算你有口福,一次邀你入席。缺个油盐酱醋茶,娃儿读书还差几个学费钱,大多都找奶奶借……仿佛奶奶总是一个有说有笑的“观世音菩萨”,带给别人的尽是欢乐和甘甜。

那天我回到了老家,走在苦瓜架下,我看见一朵小黄花开了。

离开苦瓜架旁,我忽然好像听到一句:天燥热,来碗苦瓜拌稀饭!这是奶奶的声音,好亲切好温馨。

半颗糖的童年滋味

□ 洗脚

小时候,趁父母高兴的时候,我笑嘻嘻地向他们伸手要零花钱。他们每次会给我二分或五分,我便欢快地去小卖部买糖果。那时候,奶油软糖五分钱三颗,猴头条甜中带点硬的硬糖,一分钱两颗。

常常,一颗糖是舍不得一口吃掉的。我会咬成两半,剩下的一半用糖纸头包好,过段时间再吃。

至今觉得,半颗糖比一颗糖甜。那种甜,现在是品尝不到了。

(外一章)

□ 千里生

看到地荒了就心疼,总想种点啥,儿子儿媳拗不过我,只好妥协,但规定我只许种一小块。而且孙子还让我买菜扫他的码,每次都加倍返还我现金。我虽老,但脑子灵光着呢,看得出他是哄我开心,打那以后,我不再扫他的码了。”

这宋大爷上次说话说一半儿,我差点以为他儿子都不孝顺呢。我得赶紧告诉同学去,别坏了一段好姻缘。

都市表情

“扫码”风波

□ 肖阳

张,贴在摊前,让买菜的顾客扫码,钱就到您儿子手机上了。但是每次扫码支付时,您一定要看看对方手机支付的金额,别让人糊弄了。”

宋大爷说:“可不能扫我儿子的码,扫孙子的就更不行了。”听宋大爷这么一说,我明白了,他儿子、孙子都是不孝顺的人,钱若扫到了他们手机里,肯定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。老人家种菜辛苦,卖的钱再有扫无归,那还不如在家躺着休息呢。

说来也巧,有人给同学女儿说媒,说的正好是宋大爷的孙子。我劝同学多打听一下再决定见面与否,毕竟是女儿的终身大事,马虎不得。同学听我话里有话,便告知媒人晚几天再见。

昨天,我故意打探宋大爷:“您儿子平时给您生活费吗?”宋大爷笑着说:“儿子孝顺,一年给我好几万,钱是花不完,但我当了一辈子农民,